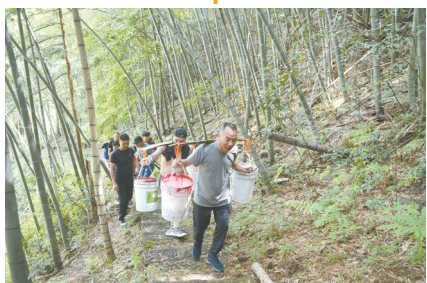


为“三队长”树碑记

今天一大早，三队长寻访组发起人之一的杨岩柱翻身起床，等候着参加三队长之墓树碑仪式的人们到来。杨岩柱是素有永康井冈山之称的方岩镇原金竹降上村主要干部，从小时候开始，他就听父辈说，在海拔600多米的方山岭头西侧埋葬着中央工农红军挺进师的一位三队长。

融媒记者 蒋中意



寻访组为三队长树碑过程组图
融媒记者 杨成栋 摄

三队长是谁？真的是一位红军吗？

昨日在金竹村金竹降上村自然村采访时，记者找到了曾一度陪三队长养伤的程廷楼的后裔程志萍。据她说，如果她的爷爷还在世，现在大概是102岁了，与三队长交往时，只有十七八岁。

当时，整个永康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中，有一支部队跨越千山万水，悄然进入四面青山高耸的金竹降上村。

村民们不知道这支部队的来历，起初都怕跟战士们接触。但战士们一到这里，搭山铺住、挖野菜吃，不偷也不抢，到村民家中借油米盐，都要出具借条或付银角子。渐渐地，大家都感受到这是一支跟穷苦百姓打成一片的部队。与战士交往多了，我爷爷就与三队长成了朋友。程志萍告诉记者。

其实，这支部队就是由粟裕、刘英率领的中央工农红军挺进师，曾

今年4月22日，一个偶然的机，杨文生孙子、原金竹降上村主要干部杨岩柱谈起三队长至今孤坟零落、未找到亲人的事，引起永康多位红二代、红三代的共鸣，他们临时组建了一个三队长寻访组。

四处打听三队长消息后，他们发现在永康、缙云等地，都找到了三队长生前的一些故事或传说。可见，当时，三队长是一位活动频繁的人。

据有关党史部门所采集的红军口述材料透露，1936年3月左右，三队长在缙云县壶溪镇西施村一带活动，一条腿不幸被子弹穿过腿骨，不能动弹，只能在西施村边的山

4月24日，沿着一条崎岖的山路，行程一个多小时，在方山岭头靠西的一个小坡上，寻访组终于见到了心神向往的三队长之墓。

由于长年无人祭扫添土，此墓已与周围的草木融为一体。一株可止血的大青长着宽厚的叶子挺立着，仿佛在诉说着三队长英勇而滴血的往事。触景生情，寻访组决定自筹资金为三队长树一座墓碑，为后人留个念想。

三队长还没被追认为烈士，至今也不知他的真实姓名。商榷后，寻访组确定墓碑所刻的字应为三队长之墓等。在所设计的底座上，则专门刻着三队长牺牲的经过。对此，生怕与历史事实不符，一些组员特意几闻其稿。

在永康一时找不到品质相对较好的碑石，寻访组只好找到金竹村金竹降上村自然村在外办石料厂的村民杨创。听说要为三队长树墓碑，杨创当即表示愿意赞助，并专门

活跃在缙云、永康、磐安等地，三队长就是其中一员。

程志萍说：在一次战斗中，三队长不幸受伤，被战友背到山色坑茶籽凹的一个山铺内养伤。白天，为躲避敌人搜查，他拖着病躯离开铺子继续发展根据地，一到晚上则拖着病躯回到铺内疗养。而我爷爷常送饭菜和草药给他吃，还为他疗伤，有时候就陪他睡一宿，三队长则给他讲革命知识。

1936年的一个晚上，伤有好转的三队长正准备回部队，可不知谁走漏了风声，趁着夜黑风高，敌人从方山口村爬上山顶，潜伏在铺边茂密的草木丛中。

此时，程廷楼扶三队长躺在仅1米左右宽的杂草床上。睡下不久，他听到一声枪响，迷迷糊糊中就顺势从铺上滚下，伸手不见五指的山坡。等天蒙蒙亮，程廷楼再爬入铺内时，只见三队长躺在床上，鲜血浸湿干草，不管他怎么使劲摇晃、叫

上躺在山铺里呻吟、待命。为此，部队专门派了一名军医为他疗伤。

过不多久，红军相关负责人张文碧根据线报，猜测那名军医有投敌嫌疑，就派人给家住西施村的一位红军送去一封密件，要求他把军医带到永康铜山一带处理。可是，这位红军大字不识，就将密件让军医过目。

一切都在意料之中，看完密件后，军医就迅速从腰间抽出手枪，将那位红军和送信的红军打倒在地。随后，军医落下受伤的三队长，投奔驻扎在黄溪滩（现属西溪镇）的国民党部队。三队长不得不让其他战友背着，往金竹降上村方向撤离。

在缙云，三队长寻访组还联系到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诸

跑到金华等地，找到品质相对较好的碑石。

在金竹村金竹降上村自然村生活的，都是一些上年纪的人，想将树碑用的五六吨水泥、砂石运往2公里外的山顶绝非易事。为此，三队长寻访组发起人之一、市和谐思想研究会会长黄建社，专门请来先锋救援队。

5月15日一大早，先锋救援队队长就在群里唤醒队员们。20多位队员从西溪镇、永康城区等地驱车前往金竹降上村自然村。

此时，气温从最初的19一路攀升至36，整片山地都显得白晃晃的，闷热无比。面对赤热的天气，队员们没有一人退缩。

加油！向三队长学习！组员们挑着水泥、砂石不停地给自己鼓着劲。30多岁的谢澄杰家住城西新区，曾在部队里服役，在一次军事演习中左腿曾被飞来的弹片炸断大动脉，血流如注。幸好部队医院专门为

喊，三队长没再醒来，遗憾地去了另一个世界。

在一片沉寂之中，青山呜咽、草木同悲，程廷楼感觉泪水一下子蒙住了双眼。

当时，挺进师的主力部队已转战他乡，三队长的遗体则随着时间流逝消融进泥土和草木当中，仅剩下一堆遗骨。

后来，村民杨文生、程加福等人来到山色坑，将三队长的遗骨轻轻裹进棕衣内。他们背着遗骨，翻过几个山岗，来到方山岭头靠西的一片坡地上，进行垒土埋葬。

听说村里每年以几十公斤粮食的代价，专门雇了一位村民为三队长守墓。可时间一晃而过80多年，当初守墓的村民早已离世，所谓的墓也在风吹雨打中渐渐地被夷为平地。

据说三队长的老家在江西，墓正对的远方就是他生前的老家，这也是对他的一种安慰吧。程志萍说。

葛蓉。他曾深入缙云山区调查红军挺进师在浙东南活动的情况。

在住处，诸葛蓉找出了一本纸张已发黄的调查笔记本。笔记本中，记录了缙云壶镇红军厉春堂的原话，给三队长治病的军医姓李，三队长来自江西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为了帮三队长实现回部队的遗愿，金竹降上村的好心村民专门找到已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的张文碧。

提到长眠在方山岭头的三队长时，张文碧表示确实有此人，三队长来自江西，但具体江西哪个地方人，叫什么名字，他已记不清楚了，实在很难查得彻底。

他搭接了动脉，才保住生命。当挑了几担砂石料后，他就感觉左腿开始阵阵刺痛，几乎瘫倒在地。下山后，队友们劝他休息，但谢澄杰坚持要为上山的队友们做后勤，边背着一大袋矿泉水，边为队友们播放高亢有力、催人奋进的《一二三四歌》。

腿吃不消了，你为什么不休息？记者问。做这事，我乐意！谢澄杰笑着说。

此时，一些村民和游客为这支别样的队伍所感动，也加入挑水泥、砂石的行列。前天下午，金竹村两委出资请几位村民，将沉重的碑石等抬至墓旁。

从今天中午开始，一座高1.8米的庄严墓碑将竖立在青山之中。

虽然我们跟三队长未曾谋面，但他永远是我们的亲人。为他树碑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和责任！

三队长寻访组发起人之一俞月丹说。她的外公陈宝朝是一位红军，也是一位烈士。